

每个人心中都藏龙卧虎

——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小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读后感

◎ 刘英杰

真正震撼人心的故事不管以哪种形式演绎,都能获得巨大的赞誉。李安导演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已经上映,影像之美自不待言。而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因此书在 2002 年获得布克奖,距今已经过去了十一年。译林出版社在 2005 年发布了简体中文版,很快热销一空,现在携李安电影的热潮,译林出版社会同步发行一个新版,里面增加了克罗地亚插画家托米斯拉夫·托亚纳克为这本书设计的 40 张插图,插图色彩丰富,极具表现力,极好地传达了文字的意向,呈现出精致的文学质感。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讲述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情节单纯,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显然自然真切,更重要的是任谁看这本

插画版小说,都会被生动的故事和匪夷所思的图画所吸引。故事的情节通过人物的插画串联起来,这样更能使读者随着故事的发展进入到具体的氛围,并且能够从头到尾伴随主人公的心理节奏体验荒岛生涯。在书中,读者会真切地体会到人物内心细微的感受,沉涵其中不可自拔,好似自己就是那个少年,在经历着种种考验。

故事的开始与鲁滨孙的命运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艘装着马戏团班子的船,被风暴打翻,只有一个少年和一只孟加拉虎逃了出来,他们同在一只小船上,在海上不停漂流。经过很多天,小男孩要不断地与老虎斗争,给它喂食物,要驯服它,最后他们成功地逃到一个荒岛上。很多年后记者去采访这个

已经成为老人的小孩,那个老人跟他说,其实那只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那是幻想出来的,因为比老虎更可怕的,是海上的绝望。直到此时观众才恍然大悟,其中作为书中主要角色的孟加拉虎,一切均源自一个少年强大的内心渴求,对生命的渴求和未知的畅晓。

一个少年,一只老虎,一艘救生艇,一片浩瀚的海洋,场景的设置让人绝望,但少年和老虎的组合似乎又暗示着无限生机与可能。虎既是敌人又是朋友——在令人绝望的大海上,虎是一个现实存在,需要少年每天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必须战斗,利用智慧与意志。没有虎的话,少年可能早已被寂寞与无望弄得发疯。虎是一个象征,是另一个机警的、勇猛的自己。作者以高超

的文字掌控能力将读者的情绪带入主角的内心世界中,感受着主人公派的心态发展去感知一个奇幻世界。

在书中,作者创造出了一个复杂、多层次的完整世界,其中,探讨了各种“关系”: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宗教、人与文化……而且种种关系在派的漂流中得以细腻而深刻的展现。在这样的整体隐喻之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更像是一种回归。他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在不断地挣扎和斗争,但最终还是听着心的声音从现实回归信仰,从海洋回归大陆。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只“孟加拉虎”,惊醒迷茫绝境,激起生的斗志;惊醒孤独无助,相信希望实现。

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读法国小说《鳐鱼的黄眼睛》

◎ 王安诺

这部小说一开始就给人沉重的压抑感,而吸引我读下去的正是这种压抑感。

压抑感来自我对女主人公约瑟芬生活的评价与身在其中的她完全不同,约瑟芬是个中世纪研究者,这清苦的专业在家人眼里很可笑,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认为自己很失败,在姐姐伊里丝面前充满自卑;不美丽,没有钱,丈夫不如姐夫事业有成是个失业者,最后还抛下她跟情人跑了;连女儿都看不起她软弱无能,将姨妈作为偶像,母亲也毫不避讳地偏爱大女儿……这使她对所有人都态度谦卑,容忍一切……

读小说时,是用旁观、冷静的眼光观照这个女人的生活,她怎么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出色?这种与小说主人公完全背离的感觉令人强烈地期待,不知故事将往哪里走。

故事发展的动力终于出现了。原来,被约瑟芬羡慕的伊里丝,心的深处却在暗暗羡慕妹妹,她厌倦自己热闹而空虚的生活,厌倦自己华而不实的形象,而向往充实、知性的生活,她有时也在纸上悄悄写些什么,渴望以“知识女性”“才女”的新形象吸引公众的注意。这样的人物关系使情节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作家的构思富有强烈的戏剧张力:伊里丝浅意识里的欲望终于使她在一次上层社会的聚会上说漏嘴,在卖弄一番听来的中世纪知识后,竟说自己要写一部关于中世纪的小说,在场的出版商、媒体立刻纷纷下单,跟踪,她骑虎难下又不肯更正,无奈之下,找到妹妹约瑟芬当枪手,讲好,书出版后,姐姐署名,妹妹拿稿费,一个得名,一个得利。

与做研究、译书稿相比,写书的稿费使约瑟芬无法拒绝。而她太需要钱了,要独自抚养女儿,还要为丈夫还债。她没有写过小说,唯一的优势是熟悉中世纪,于是她虚构了一个中世纪修女嫁了 6 任丈夫的传奇故事,她得思考怎么让他们有不同的死法。她在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来回奔忙,手里削着马铃薯,脑子里思考着如何处死修女的第四任丈夫。这个女人的才华终于被残酷的生活一步步逼出来,书出版后轰动文坛,好评如潮。她终于开始用另一种眼光低头打量自己。

最痛快的释放还是看到约瑟芬的女儿对着电视镜头说出真相的那一刻,这个女孩是势利眼,一向崇拜有钱的姨妈而看不起倒霉的母亲,但是母亲的成功她不能不给别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每个人都很难说自己的命运是好是坏。法国女作家卡特琳娜·班科尔从女性的角度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问题每个人都难以回避,就连伊里丝这样养尊处优的女人也不在心底追寻?只是她选错了方式。



迎新春颂新作

◎ 宁白

2013 年 1 月 11 日晚,上海女性文坛又迎来了一次盛大的文学交流盛会。由海上女作家研究会、上海市作协创联室、长宁区图书馆与普陀区图书馆联合主办的 2013“海上女作家”新春作品朗诵会在长宁区图书馆举办。王小鹰、王周生、淳子、孔明珠、竹林等十二位女作家,与广大沪上文学爱好者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在作品朗诵会上,女作家们先后朗读了各自的代表作与新作,也把读者带入了迥迥绚烂的文学世界中,从淳子的《民国琐事》回望老上海的风情,到竹林的《魂之歌》进入神秘的云之南的故乡,从陆梅《小世界》中追寻孩提般的天真与快乐,到孔明珠的《亲爱的咪咪噜》中洋溢着人与动物的和睦与融洽。通过对于作品的解读,展现出上海女性作家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对于人生、对于生命的思考,让广大读者不仅有幸抢先收获了作家们精彩的纸上风采,更了解到作者们从发现到思考,各具特色的创作之道。朗诵会充分展现了上海女作家们的文学风采。在朗诵会之后,广大读者还就各自感兴趣的话题与作家们交流互动。“海上女作家研究会”是长宁图书馆携手上海作协,盛开在长宁的一道绚烂的文化风景线,旨在推进上海女作家与读者的互动,加强交流,让读者认识女作家们丰富的个性与风格。

《漫长的革命》与整体视野

◎ 詹丹

前苏联一位左翼人士曾说过,“文化艺术的发展是对时代生命力的最严格检验。”就此而论,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把他关于英国工业革命至 20 世纪中叶前的文化发展历史研究专著题名为《漫长的革命》,同样是考虑到了全民社会的文化推进相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漫长性和复杂性,而其思考得更充分,是同他文化研究时具有的整体视野密切相关。

虽然作者梳理出三种文化概念,即第一种是“理想的”,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第二种是“文献的”,指思想性和想象性作品;第三种是“社会的”,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但是,在他的研究展开中,这三种对象,始终纳入他的视野。因为差异的不仅仅是文化概念,也有概念在不同现实语境中产生的特殊意义以及对理想未来的创造性构想。保持整体视野中对差异性的敏感,构成他研究特有的内在张力。就如同他在“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专题中显示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可能,成为“现实主义”概念曲折展开的时间维度,而个人与社会的共时互动,在作者对特定时期的小说具有趋同性的感觉结构的提炼中(比如说维多利亚小说的结尾是一连串的和解,20 世纪的小说结尾则是主人公从一种体制中出走等等),得到了整体观照。作者借此警示陷入僵局的一种普遍模式,并寻找具有创造力的艺术方向。

正是关注了整体生活背景,研究者据此对概念的细微辨析,既是对现实生活的有力概括,也深化了对概念本身的认识。比如在“个人与社会”这一章,“成员”之于“奴仆”、之于“臣民”,“反叛者”之于“流亡者”和“漂泊者”的差异性分析,即为一例。

而概念向生活经验的开放,如同作者所说的

用“写给你”来思念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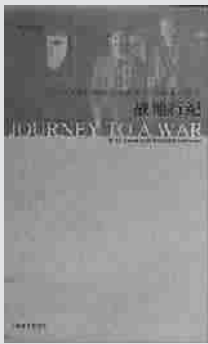
◎ 叶雷

史铁生的离去,给妻子陈希米留下了无边的虚空。陈希米将发自内心的私语,用《让“死”活下去》这本散文集,倾诉着自己思念史铁生的滋味:“我天天都和你说话,每时每刻都知道你只是不在,不在身边,不在家,不在街上。但是你在的!要不然什么是我呢?我的整个身心都充满了你,你不可能不在。但是你在哪儿?!”

婚姻二十年,陈希米充当了史铁生的眼睛和双腿,她不仅日夜照料他,还帮他去了许多他原本去不了的地方,并用自己编辑出版的书,各处买来的书,用自己的讲述,帮史铁生感受到了存在的明朗和欢乐。“既然死并不是什么下地狱,我也不想上天堂。我只想能跟你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说话”,“白天,几乎每时每刻都是你,每一处有过你的风景,每一条你走过的路,每一句你可能说的话,每一件你爱吃的东西,你厌恶的品格,你会欣喜的消息,你的影子,你的声音,你生气,你高兴……”《让“死”活下去》,这种真挚优美的心灵絮语,感人至深,在散发出智慧之光的字里行间,让我们知道总有一种相伴能够超越生死,让“死”活下去,除了爱,还是爱,除了思念,还是思念。



《拈来趣味》林行止著,龙门书局出版。这是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的专栏作家林行止的散文自选集。旧游忆趣:英国书店大学阶级皇室趣闻,旧游之忆趣。美国风趣:从富兰克林到马克·吐温,美国之往事风趣。众生妙趣:从烟民诉讼到裙短股高,众生之横生妙趣。殿堂真趣:从亚当·斯密到熊彼特,殿堂之求真逸趣。翔实的资料信息,广博的见识使得林行止平实轻松的文笔充满趣味。虽然有的是旧闻,但读来仍有启迪。



《战地行纪》,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奥登是二十世纪改变了整个英语文学世界的人物,他的成就不仅是在诗歌、戏剧和评论领域留下了不朽巨著,而且其文字中所蕴含的独特的现代性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影响。一九三八年,他和他的挚友兼伴侣——英国作家衣修伍德,辗转于中国,足迹遍布香港、广东、汉口、上海、黄河流域战区等,先后访问过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冯玉祥等重要历史人物,留下众多珍贵的一手资料。这本书就是后来于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战地行纪》,一部集诗歌、散文、照片于一体的战地札记。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1 月)

